

岛 殇

——东海游击总队六横岛浴火战记(二)

□刘晓鸣

酣战

战斗在天刚蒙蒙亮的时候打响。8艘锚泊在六横岛周边的国民革命军的舰艇在雨雾中轮流向岛上袭击。

在火力接近尾声时，一艘艘汽艇在飞机掩护下，满载着海军陆战队和保安总队士兵，扫射着机枪，向上庄和下庄的滩头阵地发起冲击。

进攻石柱头的那支队伍看上去似乎异乎寻常的顺利。

第一波汽艇在快冲击到滩涂的时候停下，士兵们下船，涉水爬上海滩，一边在泥涂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跋涉，一边开枪搜索前进。

岸上没有任何反应。

在他们进击至离海岸大约100米距离时，忽然步枪、机枪声大作，手榴弹似蝗虫一般密密麻麻一枚接一枚地从“东总”的伏击阵地扔过来，从头顶飞过，在四周爆炸，在人群中爆炸。

从6时至9时，国民革命军的四五次冲锋均遭失败。

但其时，他们在其他地方却登陆得手，礁潭山等制高点被占领，石柱头眼看即将被围。

当天下午2时，总队领导作出决定，集中队伍，且战且退，暂时撤到山上，争取坚持到天黑，再行相机突围。

在一阵排枪以后，战士们从前沿阵地开始逐次撤离。

这时，雨更大了。

他们在磅礴的大雨中边打边退，往仰天岗方向撤退。

国民革命军蜂拥而上，紧追不舍。

海塘上的海泥滑得要命，一不小心就“呲溜”一下滑倒了；又特粘脚，走不了几步鞋子上就粘满了泥，双腿好象灌了铅，举步维艰。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后撤的士兵不断被子弹扫中，踣倒在地，在泥浆中痛苦地挣扎、惨叫。有跑在前面的战友折回身，冒着弹雨去抢救袍泽，“乒！”倒下一个，“乒！”又倒下一个，去一个倒下一个。事已至此，战士们只能眼睁睁看着战友们一个接一个倒毙在海塘上、倒毙在田野上、倒毙在山坡上，一边回击，一边连滚带爬，拼命向山上奔跑。

追兵随后赶到，他们对着躺在地上的伤兵补枪、用脚踢他们、踩他们的脸、把他们捆绑起来，血和着雨水在沟壑中流淌，渐渐地散淡，晕化……

终于退到了仰天岗。

仰天岗，山势险峻，一面向海。朝海的那边山脚下，就是我的故乡里平蛟。

里平蛟人多地少。仰天岗朝海的一面历古就是里平蛟村人砍柴种番薯和埋葬先人的所在。彼时，那些山地被勤劳的乡民们收掇得田垄分明，杂草鲜有。

60多年后的2009年5月9日，为迎接舟山解放59周年，原“东总”老战士，现舟山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潘忠相、会员黄连芳和浙江卫视《浙东劲旅》摄制组一行来到六横岛，重新踏足这块当年他们浴血奋战过的战场。

因为退耕还林，此时的仰天岗草木葳蕤。

黄连芳至今尚清晰地记得那天仰天岗上打仗的情形。

那天，搏杀得极惨烈。因一方抱着必欲除之之决心，一方怀着非同寻常之强烈之求生欲望。双方硬碰硬，僵持不下。没有办法，国民革命军组织敢死队发起冲锋。

“总队何育芳副大队长撤在最后面，他是位神枪手，见敌人一个人爬上来，叫一声‘老乡，过来’，啪一枪，打死一个；见又爬上来一个，又叫一声‘老乡，过来’，啪一枪，又打死一个，接连六枪，击倒了六个。后面敌人害怕了，不敢冲上来。”

黄连芳老人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大雨瓢泼的六横之役和冰天雪地的朝鲜战场，是他记忆最深刻的经历。

“随时随地都在死人，机枪子弹‘哒哒哒’扫过来，身边人一个个翻倒。六横打仗那天，天上像倒面盆水一样下雷雨，国民党飞机派不上上场。否则，死的人会更多。”

一年多后的1949年10月初，舟山群岛的另一个大岛——金塘岛，也连续下了好几天瓢泼大雨，地面上到处都是白晃晃的水，分不清哪是河哪是路哪是沟。也发生了一场激战。也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和国民党领导的部队的对决，但攻受之角色异也。那场战役，以国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完败而告终。

从上面的回忆可以看出，彼时的国民革命军士兵，在如此恶劣的作战条件下，能够如此不畏牺牲，前仆后继，也足以见其作战之勇敢，战斗精神之强烈。而由此也反过来进一步证明我“东总”诸位将士，以游击队之素质，使三八式、汉阳造，最好的也不过是从日本人手头缴上来的歪把子机枪等此类窳劣之武器，抵抗无论是装备还是人员皆占绝对优势之国民革命军海陆空

三军，由旦达暮，其指挥之有方，作战之英勇顽强，战术素养之出色，犹胜过国军不知几倍也！

据现年80岁的六横岛退休老师郭云保回忆，那天还出现了惊险悲壮的一幕。傍晚时分，一群国民革命军士兵正围坐在外平蛟林府庙前面的空地吃饭，忽然有一个游击队员左右手各使一支驳壳枪，乘着暮色从山上潜行下来，准备袭击正在吃饭的国民革命军士兵，被他们发现，用机枪扫射致死。士兵们把他的头割了下来，高挂在庙前的旗杆上。

“这个游击队员真勇敢。”几十年过去了，郭老师还清晰地记得10岁那年看到的情景。

关于那颗挂起来的头颅，我在好几个受访人那里都得到了印证。那颗血迹斑斑的头颅，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六十年一甲子，弹指一挥间，潘忠相和黄连芳两位老战士站在山岗上，眺望着前方的海面，唏嘘不已。他们的身后，还留着当年牺牲的战友的尸骨。

唉，当年的那场面盆倒一样的大雨，和着双方战士的血，把整个六横岛，都泡软了。

突围

现在，雨下得更大了。

整个仰天岗黑漆漆一片。

偶有一道闪电划过，照射出白森森獠牙一般铺天盖地的雨水和远远近近如鬼魅般伸向夜空的乱舞枝丫的阴影，然瞬间又被黑夜吞没。

紧接着的一声震雷，如在头顶炸裂，刹那间轰隆隆消逝在无边的夜色中。

风夹着雨，从海的那边吹来，如鞭子猛烈抽打在岗墩成排的树枝上、野草上，无数的树枝和野草如疯子一般拼命摇摆挣扎，似厉鬼发出如呻吟如嘶叫如怒号的声音，在这荒凉的山顶上若有若无久久回响。

偶尔有双方士兵的咳嗽声、哨兵的口令声和“啪啪”的冷枪声划破夜空，更衬出这雨夜的阴森和死寂。

远处的海面上，有昏黄的光亮在慢慢地转来转去，这是军舰上的探照灯在扫射警戒。

从下午一直到上半夜，双方一直僵持着，坡下的国民革命军攻不上来，山上的“东总”游击队冲不出去。坡下的国民革命军士兵至少还有保长强迫民众送上来的饭可以吃，而那些“东总”的战士，已经整整一天一夜没有吃过饭了，又冷又饿又累又困，弹药也快打光了。

再这样下去，等第二天早上天亮国民革命军攻上来，肯定凶多吉少，搞不好就会全军覆没。

总队部决定以中队为单位分路乘

夜暗找船突围。

在草草掩埋战友们的遗体之后，他们神不知鬼不觉地开始四散撤离。

其中的一路沿着仰天岗的山脊线朝西南往苍洞小潮方向撤，一路朝西北上庄方向撤，一路朝台门方向撤，也有往西文山方向撤的。

暗夜中有时会踩到一团软软的物体，发出咕咕的声响，这是被雨水泡了一天一夜后的战死者的遗体。

那天晚上，也就是21日晚10时左右，黄连芳所属的“东总”五中队30余位战士在中队长陈阿多率领下撤到积峙海边，摸黑找到一只无蓬无帆无桨无橹的“赤膊船”，即以船板、枪托为桨，奋力向夜海划去。

划着划着，忽然发现远远地有一艘木帆船鼓张着篷趁着夜色从对面快速驶来，躲避已经来不及了，战士们屏住呼吸，停止划桨，突出眼睛，紧张地观察。

等两艘船快接近的时候发现这是一艘满载着木柴的绿眉毛船。

应该不是国民革命军的船只。

他们慢慢地靠拢过去，压低嗓音向船上呼唤。

船老大获知他们是从六横突围出来的“东总”战士，立即把船靠到小船边，让他们登上绿眉毛船，并嘱咐伙夫生火煮番薯干汤给他们喝。

原来这是一艘从象山过来，装了柴去定海卖的运输船。

惊魂稍定，一碗番薯汤刚下肚，谁

知船行不久，忽然一道探照灯光刺破夜空，直直地扫了过来，接着听到阴沉的机器声和从墨黑的夜色中如鬼影般浮现出来的朦胧的舰船的剪影。

“干什么的？下篷！”

不好！敌舰！

船老大一下子张皇失措，不知如何是好。

陈阿多忙叮嘱老大：“别慌，先落头篷。”

头篷落下，舰船靠了过来。

“什么地方来？”

陈阿多答：“从象山装柴来。”

当时，船舱中的黄连芳和战友们手心都捏出了汗。

弹药已经打光，如果国民革命军的兵士上来搜查，他们只有拼命了。

所幸，那些兵士没有细加盘查，一看船上的确装着满满一船柴，就挥手让他们走了。

“幸亏当时落下了篷，再加上我们是从象山过来的，没引起国民党怀疑。一有不对，今天我就不能站在这里跟你讲话了。”几十年后，黄连芳对同行的记者说这些话时还心有余悸。诚如是也！

同一天晚上，就有一艘载有“东总”游击队的船只被国民革命军舰船的探照灯发现，遂被击沉，船上人员全部牺牲。

经此一役，除政委王起、副总队长江之铭等70余人或强行突出重围或隐蔽化装潜出六横岛外，前面提到的神

枪手大队长何育芳、六横籍战士郑尔昌、郑如水等80余人在当天的战斗中 和往后几日的搜捕中或被杀或被俘，另有百余人失踪，武器大部损失。

至此，六横一役似乎应该基本宣告结束矣。

然，非也！

还有一场因此役而起的更大的清剿与反清剿战还等着国共双方的将士。

话说突围人员陆续到达事先约定的新的集合地——岱山秀山岛后，为彻底剿除舟山群岛的中共武装，汤恩伯调动16艘舰艇、4000名海军陆战队，全面封锁舟山海面，实行逐岛“清剿”。

面对这极其严峻的形势，东海总队决定设法继续突围。

在突围作战中，又有不少指战员阵亡，仅有王起领导的少数人员转战到达天台山地区，同浙东游击纵队主力汇合。

另有政治部副主任余力行带领的潘忠相、黄连芳等20多名战士克服缺粮缺水和敌舰搜索的重重困难，隐蔽在杭州湾的滩涂山和白山、玉盘山等小岛上，每天以割野菜、采集海滩上的牡蛎及各种螺为生。后在中共地下组织的营救下，于11月底脱险，回到四明山革命根据地。

而留在舟山本岛的东海总队舟山支队则同国民革命军登陆部队进行了一昼夜的血战，歼敌40余人，击沉敌登陆艇1艘。

但终因敌我兵力悬殊，敌军登陆成功。舟山支队受到较大损失。

为此徐小玉率108人乘船避开敌舰的搜索，一直撤到苏北斗龙港，同中共领导的华中海防纵队会师。这批指战员后被改编为华中海防纵队“舟支”大队。

未能突围的东海总队指战员汪子明、王荣轩、吕单吊等先后牺牲，还有一部分人员在弹尽粮绝后被俘。

至此，六横之役才真正宣告结束矣！

